小學日記 坤

待人
利人
忠君
謚官

待人

涵容　情恕理遣

晉衛玠字叔寶安邑人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者傾都謝琨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玠常以人有不可及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色

面唾自乾

唐婁師德字宗仁有大度其家辭之官師德敎之耐事家曰人有唾面潔之師德曰潔之是違其怒也正使自乾耳

不問朝士名

宋呂文穆公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

之曰是小子亦叅政耶公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列同怒令詰其官位姓名公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公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何損時皆服其量

不忤狂生詆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覧狂生大發詆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去而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不責侍兵

韓魏公師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别易

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不治逃卒

韓魏公在魏府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惻然考核得寔即以便宜釋之軍中感激有垂泣者

不責碎玉盞吏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献玉盞二隻表裏無瑕絶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歸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

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客曰凡物成毀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歎服

不問竊銀器奴

張文定公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室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為宰相門下厮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公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

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盖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而去

誠信　不失信國人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至日大雨命行左右止之文侯曰與人期不可失信乃冒雨以赴於是國人歸之

不違信兒曹

漢郭伋字細侯茂陵人為幷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相迎伋辞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旣還先期一日

俶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而入

以信結屬羌

宋种世衡字平仲洛陽人知環州有屬羌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兇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公蹴起之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子不疑我耶舉部落皆羅拜感激心服公佯醉臥其帳中訛與妻環衛不敢離左右既醒謂之曰我醉臥此爾何不殺我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耳由是屬羌無不悅服

謙抑 無以國驕人

周公戒伯禽就封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國慎無以國驕人

不取怨於人

宋李文正公爲相有人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旣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引車避朝紳

曹武惠王為樞密使兼領將相不以爵位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吏稟白者雖處暑不冠不見為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越十輪悉蘊過市井請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止衣弋綈衍絮而已

抗禮引坐客

富文忠公為人溫良寬厚自唐以來宰相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從客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效之自公始也

感舊　哀念范叔

魏范雎字叔事魏中大夫須賈得罪亡入秦既相秦號曰張祿而世不知以為雎已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使須賈於秦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今何事雎曰臣為人傭賃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以賜之雎為賈御之秦相府雎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乃肉袒膝行謝罪雎曰公之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

繫釼墓樹

吳季札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子釼口不敢言季子心知

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不負臨賀

唐京兆尹楊憑以御史中丞李夷簡彈貶為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吾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日他人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顔色公何從取之夷簡曰君不負臨賀肯負國乎

拜廟庭下

宋狄武襄公隷韓忠献公節下為韓公所知後任樞密毎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八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父事王陵

漢張蒼沛公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鑕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㤙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蒼德陵及貴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金贈漂母

韓信家貧常從人寄食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留

數十日信謝之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為楚王召漂母贈與千金

食贈都尉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時曄為市吏饋餌一笥帝德之不忘及即位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仍賜御命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

官授張弼

唐李文亮涇陽人隋末為龐王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王戰敗文亮被擒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文亮高祖入關文亮官至工部尚書常以弼脫其死求之不能

時一日識諸途持彌泣悉推家財與之彌拒不受乃言於
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彌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彌
中郎將代州都督人皆賢文亮能報而多彌不自伐也

釋惡　引車趨避

趙藺相如(趙城人)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
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特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
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
引車趨避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
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全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

荆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卒相與歡爲刎頸交

不與相見

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爲頴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頴川恂戮之復以爲恥過頴川曰今見恂必手劒恂知之不與相見曰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吾安可忘之乎光武召恂與復相解結友而去

篤義　還所寄金

宋范文正少貧悴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錬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公方辭遜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已長文

正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
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讓所寄金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合肥人尹京時人有以金銀繒錦寶二
篋托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其子子曰我父平日
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
躬受之爾父豈待契券與汝必須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
其人遂持以白于官公驗究其實斷與其子

還婦翁産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有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
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久之其子丐於塗孝

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
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甚力孝基𢘽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
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
子馴謹孝基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故態遂以其父所委
財産歸之其子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
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旗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窃視專
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孝基曰吾以還財之
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嫁前令女

鍾離瑾合肥人宰江州德化縣以女嫁鄰縣令許君將出諭
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來問其何許人曰

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媪戒不敢有他言一日鍾離君視事歸見于屏女流涕有戚容君起其家叱罵詰之曰不然某之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今明府欲得妾胥與媪以某應命適見明府追戚吾分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儈即老媪也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時許令子納采有日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事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為女營嫁以歸君之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奥壻也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

制累贈少師

女嫁孤子

姚雄五原人初為將以女議嫁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子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呼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其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姓者許以女故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方自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能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婿來豈以父之存沒為間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嫗并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遂畢其禮

鎮

貴娶盲女

劉廷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廷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廷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

應通變 不發盜賊

漢陳寔字仲弓 潁川許人 在鄕閭平心率物有爭訟求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稽顙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遺絹一匹自是一縣無盜

不泄偷兒

韓魏公鎭相州日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挾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悉以與汝偷兒曰欲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後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不治刺客

韓魏公領陝西四路招討使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公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公復就寢曰汝携予首去曰某不忍得

諫議金帶是矣遂取帶而去明日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

密捕乱将

蘇頌知杭州一日燕有美堂聞将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談笑自如密喻兵官捕首領十數輩械送獄中逮夜宴散而坐客莫之知也

密誅乱卒

向文簡公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知永興日會邦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乱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

之果有懐短刃即席誅之舁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楽宴飲賓從股慄

受勅復宴

寇莱公貶雷州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以錦囊貯釼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公問所以来之故不荅上下皆惶惶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以勅授之公乃從録事參軍借緑衫着之短纔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宴至暮而罷

聞後命不動

劉安世當章惇蔡卞用事欲殺安世百計必致於死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旣抵廣西復徙廣東凡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人謂必死及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涕泣公曰豈非某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遣使入郡刑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曰某罪大責輕若朝廷而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以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貶所有士豪緣進納入仕者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殺公意達惇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所郡將遣客來勸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飮酒談笑自若對

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卽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僕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後事而公起居飮食如平常夜半伺公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黎明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利人

緡音緡縫也從
合盛物之具
說文從木口欄楯木
口楯殿前防限窓
也
甯說勢力[illegible]之宮村

方便　帶還婦人

唐裴晋公度字中立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秀異若不貴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緡於僧伽欄楯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婦人果至公問其故對曰父以罪被繫告人得玉帶一犀帶二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其半公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後度相四朝封晋國公名震四夷爲天下重輕

金還物主

宋竇諫議禹鈞(漁陽人)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階側

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皆登高科歷顯仕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僎叅知政事僖起居郎

得釵還吏

宋彭思永字季長八九歲時晨出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釵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

為西金留守

於堂中買小澡浴

若欲之取敘不過於數百金耶吏歎駭而去

宋

擧金還商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不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謫移他郡復徒步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罷託疾卧堂中不去翼早（重明之日）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于外八年只收拾得金八千五斤以一袋盛之昨晚醉與同行携至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不見公遂擧而還之彼以數斤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為彼人辛

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吾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臺三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途者二十三人

陰德　出遊埋蛇

楚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

食葅吞蛭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吞之成疾令尹入問之王曰食

葅菜肉醬也

忳音純

道而得蛭若理之庖宰監食法皆當死心弗忍之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呑之令尹拜賀曰王有仁德病不爲傷是夕泄而蛭出病愈

治獄不寃

漢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所決皆不恨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閭門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隂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侶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營葬書生

後漢王忳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生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黃金

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絶忳鬻金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數年縣署忳伏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奔入他舍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忳具告其狀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巳卿何陰德而致此忳因說葬書生事并書生形貌及埋之處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

資錢助喪

唐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少有大志十六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言自五世未葬願假以治

袁元振舉與之無所吝亦不貿名氏同舍薛稷謂之震曰濟人大事何謂焉人皆嘆服

克城不殺

宋曹武惠王彬字國華靈壽人太祖遣征江南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唯願諸公共發誠心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下江南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給還擄女

曹武惠王彬討蜀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暨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活濟流民

宋富文忠公弼字彦國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爲從來拯飢多聚之州縣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飲人多餓死死氣熏蒸疾疫隨起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流民死者爲大塚以葬之謂之叢塚自爲文以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而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

賵葬貧寓

宋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絰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仕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麥舟助喪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子堯夫到姑蘇艤船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

文正曰東吳見舊故乎曰曼卿爲三喪未擧方留滯丹陽
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
已付之矣

賑施　壼飱餔餓

晉大夫趙盾出遊於桑下見一餓人盾傾壼飱而餔之曰
君何人也餓者曰我齊人靈輒也遊學三年今欲歸粮食
之盡不能前進盾更遺之食遂得歸爲晉靈公守門者盾
以事直諫靈公欲殺盾令乘車使人脫車一輪乃呼獒齧
之盾車無輪不得運輒乃扶其車而行旣免難問輒輒曰
我翳桑之餓人也

糜粥賑饑

難作艱

元魏李士謙為開封府叅軍富財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嘗年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公即對衆焚券曰債已了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飢公復罄家貲以供糜粥賴以活者萬計或曰公之陰德多矣士謙曰陰德猶耳鳴人無得知惟己獨知今吾子皆知何謂陰德

濟飢活衆

即中進士也進士第以黃紙書其名又以甲乙序次第故曰黃甲

皇明張純字志忠永樂間登名黃甲尋擢監察御史立朝糾劾不避權要廷臣論廉能仁厚必以純為首稱宣德癸丑秋丁内難守制于家值旱暵穀貴無救民皆流移丐食純乃以己束銀帶與内人簪珥之類代貨米百斛為粥以食

飢民至者以千數乃度己資不贍又為齊踈以勸僚佐莫
不樂從飢民得其全活三千餘人遠近皆曰古之仁人君
子也其子孫安得不昌盛乎

濟物　救雀得環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
搏墜地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飼以黃花百
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黃衣童子白寶再拜曰我王母
使者感君仁愛拯救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
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後寶子震震子秉秉子賜
賜子彪並為司徒四世三公德業相繼

救蛇得珠

祁 仁宗命改名庠字公序祁字子京

肖形象也翹飛擧也

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有血隋侯以杖挑放水中而去後回至蛇所乃見蛇㘅一珠来隋侯竟不敢取夜夢脚踏一蛇驚覺乃得雙珠

渡活群蟻

宋宋郊宋祁兄弟少時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塵邸僧執大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至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為橋以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

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言不妄

僧 宋郊居甲科 內該名

不傷蟄蟲

宋曹武惠王彬所居堂屋敞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忠君 不事二君

齊王蠋(固邑人)齊破燕聞王蠋賢使為將蠋固謝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自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

報以國士

晋豫讓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漆智伯頭為飲器讓曰我必為智伯報仇乃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問之則豫讓襄

子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呑炭為瘂伏於橋下襄子過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為報仇而臣智伯智伯已死矣子獨何報仇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仇之意襄子持衣與之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戒持二心

漢王陵沛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稱為忠臣

漢王尊字子贛為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刺史至邛峽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至其阪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當作叱 寫本作策

安得為子

晉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凡彈劾不避寵戚及氐人齊萬年反朝廷惡處強直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事君為臣安得為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遂力戰而沒

願為良臣

疏通也

唐魏徵字玄成拜諫議大夫嘗白上曰願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皐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己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秖取空名取其異也

忠孝感天

宋信國公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吉州人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博學飮酒能多而不乱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疏卒以窮世哀其忠及宋亡元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元求南人有才益急一日乃召天祥入元主問曰汝何願天祥曰吾受宋恩甚厚願賜一死足矣元主不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止

至則死矣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之皆為流涕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其自惠州舁其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 音俞

節義　全璧歸趙

趙有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奉璧入秦視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詐曰璧有瑕請指示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謂秦王曰臣聞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

窖孔孝反地藏也果粟之藏而空者

牡羊曰羝羝不得產乳

節以毛為上下相連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秦王恐其碎璧乃辭謝固請相如度秦王決負約不償城使人持璧歸趙

杖節牧羊

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 武帝遣武為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聽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即位武還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去及還鬚髮盡白

拔刀恐虜

後漢鄭衆字仲卿南陽人 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

時車駕在蜀故西向

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而閉之不與水火欲脇服衆衆拔刀欲自殺單于恐而止

分城死守

唐肅宗年至德中安祿山子慶緒為乱尹子奇以兵圍睢陽太守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與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睢陽食盡與士卒同食茶紙代糧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女食之既盡繼以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五十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巡自死顏色不乱陽陽如常生致遠

節解寸斷也

於洛陽殺之

瞋目罵賊

唐顏杲卿琅邪臨沂人 性剛正祿山反悳攻城杲卿日夜戰井竭糧盡六日而陷賊脅使降不應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𢘓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絶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糊而絶

叱賊被害

唐顏真卿字青臣琅邪臨沂人 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明皇大喜曰朕不識真卿

何如人所為及若此李希烈反盧杞遣真卿往諭之既見希烈希烈兵拔刀將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使上疏雪己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故向說我邪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罵曰乃逆賊何詔為遂縊殺之

奮笏擊賊

唐朱泚反使騎往迎段秀實秀實陽與合泚召秀實評事源休姚令言等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襪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何不殺我遂遇害

磔音桀

襪污也

天子出幸使人臣留守其處曰留、

罵賊至死

唐孫揆字聖圭昭宗討李克用以揆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執揆而将用之揆大罵不屈克用怒使以鉅解之鉅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罵聲不輟至死

罵不空口

唐盧奕留臺東都祿山將東都群吏亡散奕前遣其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

辱無撓辭

唐蔡廷玉昌平人與朱泚同里閈少相善廷玉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縛廷玉辱之公無撓辞泚不忍殺留歲餘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

從容就義

宋謝枋得字君真弋陽人江西招諭使知信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絶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宋亡至燕京元叅政魏天祐與之言生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

瞠直視也

為忠臣忝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忝政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辨復何言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之稱之遂卧眠轎中而去渡采石不食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其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忠烈　節義成雙

宋趙昂發為池州通判時元人徇池州池州守臣王起宗即棄官昂發遂攝州事欲大為守備計及元人遊騎至都統張林諷昂發迎降昂發忿氣填胸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然權在林昂發知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

城將破我守臣不可去汝先出妻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汝所能耶雍請先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即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及昂發死林即開門降伯顔問太守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衣棺合葬祭其墓而去

與國存亡

宋江萬里號古心宋之故相也及元人徇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初萬里聞襄樊破乃鑿池芝山後圃扁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

鎬相継援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從者歛葬之贈太師益國公謚文忠

罵賊被害

皇明何忠字廷臣江陵人幼聦敏有志長遊郡庠潛心經史永樂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立朝讜言正色有古賢士風尋遷日南知州事洪熙初黎賊侵圍交趾城忠謂藩鎮曰今賊勢猖獗吾輩受朝廷厚恩豈可坐受困辱當急遣一才智之官潛請王師幸而得至殄此醜虜如泰山壓卵耳僉曰才智膽略皆出公下非公不可忠遂慨然夜步走忠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搜其衣得請師奏章縛之以歸至營諸賊首喜曰此何知州也聞名久矣共與酒酌公

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詈曰腥狗奴吾以名進士出身受朝廷厚祿豈食汝犬彘之食奪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頤忠遂遇害事聞皇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曰忠節

功臣　開國勳臣

皇明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後棄官歸隱洪武初召至金陵陳時務十八策自是屢從征伐仰觀天象謀謨帷幄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乃開國勳臣也後論功封誠伯今錄其後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云

古將高風

皇明徐達洪武初以大將軍率師至都城元主開壯門遁

去不戰而克達籍府庫收版圖玉器禁飭軍士人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恍服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

鯁直　攀折殿檻

漢朱雲字子游魯人徙平陵從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上書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借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立宰相毋命以白麻紙書之

頭軔輿輪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茂陵人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光武常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輪帝遂止軔車輪木曰軔以頭軔其車欲阻其出行也

欲壞相麻

唐德宗朝陽城為諫議大夫裴延齡誣逐陸贄陽城等詣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德宗不聽欲遂相延齡城顯言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庭伏閤不去

幾撃同列

宋馬正惠公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自始仕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顧憚真宗末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出

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稱聖旨行之嘗與公俱
奏事欽若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退見王
文正公詞色尚怒因語公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
欲以笏擊死之恐驚動君相耳王公歎撫久之

忠亮　進取不欺

宋寇萊公準字平仲（下邽人）年十九舉進士時取人多問其
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
君耶

誠實不隱

宋晏元獻公殊字同叔（臨川人）為童子時張文節公薦于朝
召至闕下適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

禁中出批勅擢用不由詮選

日前已作此賦有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當時士大夫各為燕集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游息之地公是時貧不能出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其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惟殊杜門與其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讌遊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眷注日深

市飲實告

魯肅簡公宗道字貫之真宗朝為東宮諭德其居側有酒

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親客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

莊敬　燕服不見

宋太祖嘗燕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儀對上時燕服儀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即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

我燕服亦 亦語辭 遂命袍帶儼遂趨出 以朝服引見而后進

公服危坐

宋曹彬拜樞密使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閑閤宴坐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九年

衣冠儼然

宋范祖禹字諄甫 成都人 為太史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温温語若不出口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為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

言責 簪帶不寐

䏡踊躡躍也

㦗謹也

晉司隷校尉傅玄字休奕性峻急每有劾奏或值日暮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生風

斂板復奏

宋尚書左丞陳公恕字仲言南昌人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斂板蹴踖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觧復進懿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以其忠亮多從其議

補奏復進

宋趙普字則平薊人欲除某人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奏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顔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

簡笏也

號殿上虎

宋劉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至以俚語目公曰殿上虎

題曰魯直

宋魯宗道為正言事有違悞風聞彈奏真宗稍厭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陛下以數而厭豈非事納諫之虗名俾臣尸位苟祿乎臣竊愧之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職守 不廢公法

後漢蘇章字孺文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贓太守為設酒餚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擧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不縱私親

唐張鎭周為舒州都督鎭周以舒州本其鄕里到州就故宅市酒肴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如布衣時旣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鎭周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是故人

親戚犯法一無所縱境内肅然

不私京判

唐裴垍字弘中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故傷朝廷至公他日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不可

不與官物

宋太祖下滁州周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未幾儀卒太祖歎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邪

兩府丞相樞密也

不與官酒

宋太祖初事周世宗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飮太祖後太祖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唯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德望　虜使興問

宋寇萊公準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處士魏野有詩贈之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

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戎狄畏愛

宋韓魏公琦（安陽人）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北虜王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而去

學術　論語一部

宋趙忠獻王普（幽州薊人）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常勸以讀書晩年手不釋卷為宰相以天下事為己任沉毅果斷當世無比每國有大議退歸私第輙置書一卷或竟日不出家人莫能測識其後視之則論語一部太宗朝普再入相

人或言普所讀止論語太宗以此語普普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

論語兩句

宋李文靖公沆洛州肥鄉人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遺忠　没無私積

魯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死猶屍諫

衛大夫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不忠　徇斬丁公

漢丁公為項王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薄待張美

周世宗鎭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任用之

莅官

德政　河潤九里

後漢郭伋字細侯茂陵人潁川盜賊群起徵拜潁川太守召見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兾京師蒙福也

麥穗兩歧

言虎之害人皆虐吏感召所致

後漢張堪字君游宛人爲漁陽太守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虎東渡江

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者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去姦貪思進善可一去檻穽削除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而去

虎北渡河

積薪自焚

後漢劉昆字桓公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勲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蝗不入境

後漢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禱請無獲封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

人歌来暮

後漢廉范字叔度(杜陵人)遷蜀郡太守舊禁民夜作以防火范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襦短衣袴脛衣也)

興利除害

皇朝劉奎(惠州羅人)博任福之長泰知縣為人愷悌和樂施政平易興利除害百廢修舉初邑境猛虎為患民無寧居奎告于城隍以自責虎為之遁去後邑境産嘉禾有一莖三穗之異

教化　閉閤思過

(二作有)

漢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生昆弟相

髡髴髮也

寫本告下有元字

鷹鸇能逐鳥雀而然不務去惡
鸞凰慈祥之鳥喻為政以威不若以德

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兩昆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翕然轉相敕厲不敢犯

陳說孝行

後漢仇覽一名香字季智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有陳元毋告不孝覽曰當是教化未及爾乃親往元家陳人倫孝行元卒為孝子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令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鸇不如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

将送也

之路邪

下淚感諭

北齊蘇瓊字珍之冀州長樂人爲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訓諭善士

隋梁彥光字脩之爲相州刺史有滏陽縣名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所盡韓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向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旣悲

不夭早喪父母也

反音番瘦也

且愧若無所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

流涕感悟

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甬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於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循良 為吏不殘

漢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昭帝時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爲民興利

漢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爲南陽太守爲民興利躬勸農桑時行視郡中開通溝瀆以廣灌漑民得其利積蓄有餘吏民親愛號曰召父〇後漢杜詩字公君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殷足人方於召信臣南陽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緩治乱民

漢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以爲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乱君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濵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臣聞治乱民猶治乱繩不可急也姑緩之然後可願丞相御

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至渤海界盜賊悉平遂見齊俗好末技不田作躬率儉約勸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刀買牛賣劍買犢勞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寫本作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

留養病民

隋辛公義狄道人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為養孝義道絶病者至死公義欲變其俗因分遣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牀輿来安置廳事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盡瘥召其親人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汝前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

司理掌刑獄官

諸病家子孫悲悚而去其家無親屬者因留養之始相親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慈祥 繫囚感服

宋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無虛日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邪通判曰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待其自以疾斃於獄是亦為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以情殺之豈理也邪遂盡呼出于庭下戒敕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敕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

逋欠也市易謂借貸官錢本以營生理緡錢貫也

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也

逋債爭償

宋蘇頌字子容泉州人 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夜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得營生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債者皆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簡易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人 拜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行縣見父老慰以

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晝簾閑寂

晉顧愷之字偉仁（無錫人）為山陰令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愷之抑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皆閑寂務簡事理

屛去龜鶴

宋趙清獻公抃字閱道（西安人）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屛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學士張公裕送之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自成召還知諫院神宗謂公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邪（稱去声 謂亦宜當此諫官之職）

謝絶賓客

宋向文簡公敏中除左僕射麻下之日翰林學士李昌武當對真宗曰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殊命敏中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交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既退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賓飲宴亦寂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制命以黃麻紙書

清廉　懸魚杜意

後漢羊續字興祖泰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留犢去任

魏時苗字德胄少清白為壽春令初至縣乘薄軬車駕黃牸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来時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時人皆以為矯然由此知名

久遠反車上蓬也

獨以官貧

唐房彦謙字孝冲隋煬帝時知王綱不振去官隱終南山嘗告客獨笑顧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不持硯歸

該茌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

宋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合肥人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縁可率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直工也

高潔　不受贓穢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山陰人永平中為尚書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徵還伏法以資物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悪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也乃更以錢二十萬賜意

不見督郵

晉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門種五柳素簡貴不私事上官

寫本城作姓賊作贓
成作或賦當作咸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即解印綬去縣遂賦歸去来辭

嚴厲　褰帷行部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柳城人）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震悚有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州屯兵反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成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故相聚為盜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流散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反

埋輪都亭

後漢張綱字少紀(犍為武陽人)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者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安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仕惟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姻族滿朝帝雖知其言直不忍用

攬轡澄清

范滂字孟博(汝南絶陽人)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

寫本力作刀

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贜汙望風解印綬去

剛正　項不肯俯

後漢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力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緡

舌不可禁

唐柳渾字夷曠襄州人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

判不可搖

唐李元紘字大綱爲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有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爭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吏竇懷正大驚趣改之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

杖衛士縱牧

宋范純仁爲襄邑縣令縣有牧地每歲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縣令不敢誰何純仁下車恩威著於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殿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將何從而出

校、軍將頭目也

禁、之卒

名臣録作太宗时一
年大旱

名臣録無至死二字無

名臣録頓首謝下有
即皆罷去四字

於身為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不恤安用縣令於章出特免罪乃令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始也中書察知范公施行之當及章奏付出乃石以范公為是

責兩府贓罪

宋寇萊公準太宗時歲旱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中泛以問衆皆曰水旱天數堯湯所無奈何寇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天旱為是發耳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贓若干罪乃至死参知政事王沔弟淮盜所主守財至千萬以上顧得不死無罪非偏而何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其暮即大雨上大喜以準為可用遂驟遷 史丶

神明雪富民寃

宋錢若水字淡成河南人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叅軍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搒楚自誣服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實若水獨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密送於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子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以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謝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族滅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但求不冤死

眢音鴛目無明曰、
無水井也

耳論功非本心也若以爲若水功當置録事何地邪知州歎服曰此尤不可及矣

詰匿婦獄

宋向文簡公敏中在西京日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東廂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服獄成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但言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僧乃以實對敏中密

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来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紿曰昨日已笞死矣嫗歎息曰今者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以為神

剖決　破雞息爭

南宋傅琰字庭珪為山陽令二野父争雞琰各問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中稱其神明

出牛還婿

唐張允濟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生犢將歸而婦家不與訴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焉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預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服罪元武吏大慙

摸鍾驗盜

宋陳襄字述古侯官人知建州浦城縣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閣祠之引群盜立鍾前自陳曰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率同職禱祭以帷帷之乃

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驗其手皆有墨惟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鍾有聲而不敢摸也

屠牛摘盜

宋包孝肅公拯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牛以鬻之旣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牛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割牛舌之人來告于官

分財還子

宋張忠定公詠字復之知杭州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長果以財為訟婿持遺書詣府請

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斷蛇異政

皇明陳祖人長樂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新繁縣丞道遇一嫗哭甚哀問之嫗曰夫與子俱喪止餘一孫十歲昨為大蛇所呑祖令其狀移牒城隍限日赴公庭至期果有群蛇集廳下祖諭曰無與者退得罪者償命獨一大蛇伏不去即以釰仰地蛇乃就殞其首民以為異政立祠祀之

去思　遮道借留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潁川盜賊群起光武拜恂為潁

川太守謂恂曰頴川迫近京師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頴川盜賊悉降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

臥轍願留

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内密人王莽時為淮平太尹政有能名更始元年遣使召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

賷錢出送

後漢劉寵字祖榮年千人拜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賷百錢以送寵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

生未嘗識郡朝他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民不得安明府下車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棄去故自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酌水奉餞

宋趙軌洛陽人為齊州別駕有能名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拾還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此機杼物不願侵人隋文帝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持紙為贐

唐杜暹濮州人補婺州叅軍秩滿歸以紙萬番贐之暹為受

百畨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二邦爭奪

宋杜祁公衍字世昌山陰人聽獄訟明敏審覈愈精屢決疑獄人以為神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州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遺愛　名墮淚碑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平陽人為荆州都督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祜卒南州人聞祜喪莫不號慟為之罷市襄陽百姓於祜平生遊憩之所立碑建廟歲時祭饗焉望其碑者皆為流涕杜預因名墮淚碑

號著作林

宋范純仁爲襄城令民素不蚕織鮮有植桑者公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其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號爲著作林

謂萊公栢

宋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期會符移惟其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植雙栢於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號相公竹

寇萊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曰

準之心若有負於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又云公貶死於雷州詔還葬道過公安民皆迎祭斬竹插地以掛紙錢而焚之尋復生笋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

名蘇公堤

宋蘇文忠公軾字子瞻眉山人知杭州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然湖水多葑人廢閒治六井亦幾廢公至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為長堤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脩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 葑說文菰根積浮水面歲久土可種植

準之心若有負於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
當再生其竹果生又云公貶死於雷州詔還葬道過公安
民皆迎祭斬竹揷地以掛紙錢而焚之尋復生笋成林邦
人神之號曰相公竹

名蘇公堤

宋蘇文忠公軾字子瞻眉山人知杭州杭本江海之地水泉

監司柳昌門 崇禎後癸丑夏

都事李士英 依旧板本重寫

郡守李義臣 春秋館編修官 本全秩傳書因識

嘉靖丙寅錦山開刊 雲水之州治窩